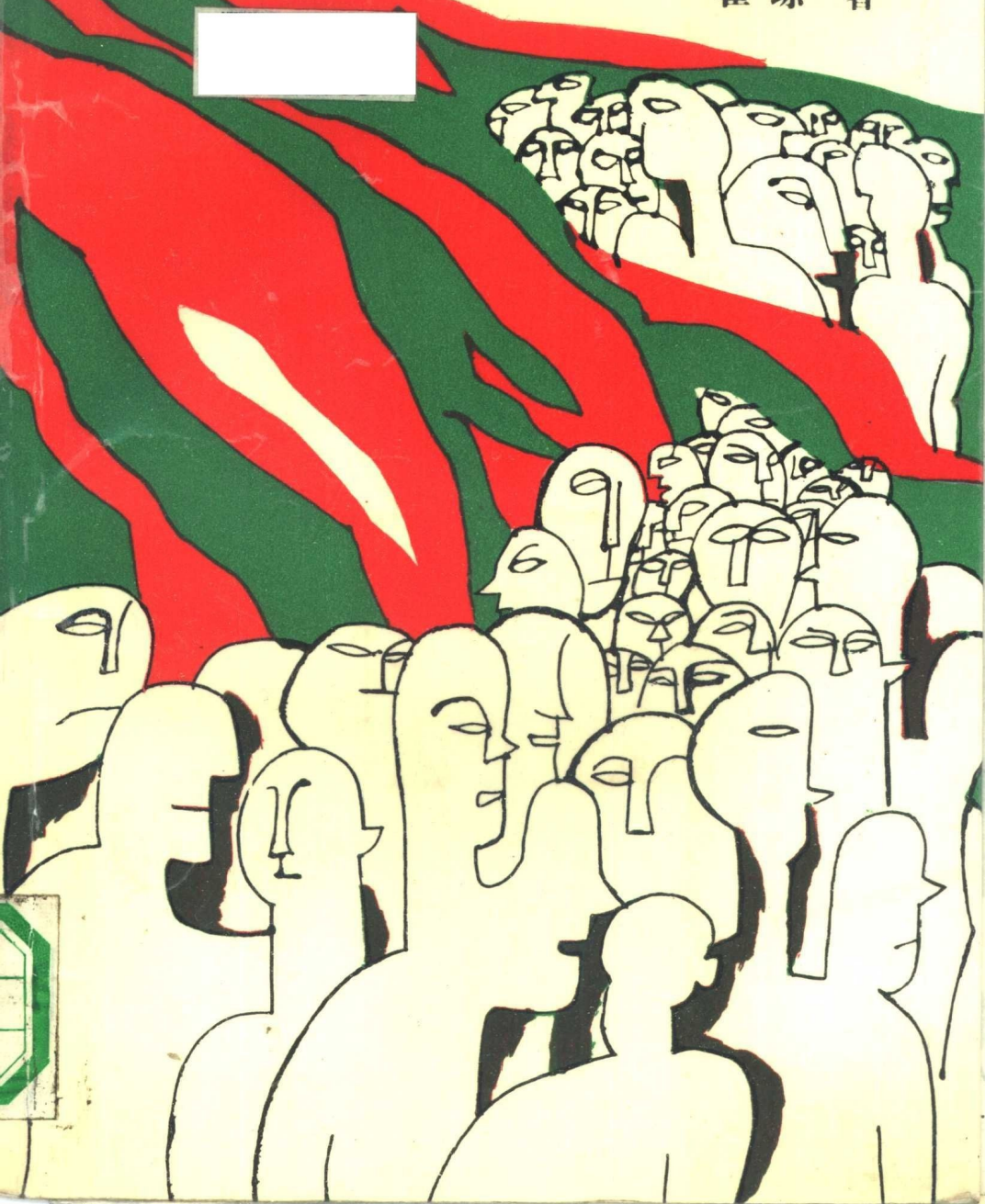


摇滚岁月

瞿琮 著



瞿琮 著

摇滚岁月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所展现的是新奇而又真切的特区风采，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生大舞台。在改革年代蓬勃崛起的以主人公黄志为首的年轻经理们，面临着各种困扰，经历了一场场错综复杂、波澜起伏的搏战，忍受过人间的磨难和委屈，也品尝到爱情的甜蜜与成功的欢乐。作品情感率真，视域广阔，于灯红酒绿中，映照出各色人等的精神风貌；于时空变幻中，透视出隐匿在众生灵魂深层的种种秘密……

责任编辑：李向晨

封面设计：张 梅

摇 滚 岁 月

瞿 琮 著

•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•

850×1168 1/32 13印张 2插页 293千字

1991年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3,000册 定价6.40元

上 卷

他驾驶的“五十铃”载重车，冒着三月的斜风冷雨，“嘎”地一声，象一头泥泞的怪兽，闯入了S特区堪称一流的“香江大酒楼”门前辉煌的灯影之中。倏地，红的、紫的、黄的、绿的光束，在他的车前镜的镜面上争相交织、闪烁……黄志从驾驶室里敏捷地跳了出来，又回身用力地拍上了车门。没有锁车。他大步流星地向酒楼铺着红地毯的前厅走去。

他身高一米七八，是天安门广场礼宾仪仗队员的标准身高。身材适中，稍显瘦削。轮廓分明的脸上，堆积着疲惫、困乏的神色。看上去，有三十多岁了。他那蓄着的一头流行的男士长发，此刻蓬乱如同暴风雨过后的雀巢。一件小牛皮的翻毛领中褙，被扯开了两处三角形的口子，火柴盒般大小，一处 在肩胛，一处 在腰间。裤管胡乱地塞在长筒雨靴里，屁股上、膝盖头的周围浸满了黄褐色的泥浆，分明在不知什么样的龌龊地方坐过、跪过，甚至打过滚。贴近一些，还会嗅到从他的身上发出来的一股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，象是鸡屎。

黄志却满不在乎地踱近厅前的快餐柜台。接过服务员小姐殷勤地递上的一块喷有香水的湿纸巾，马马虎虎地擦了擦手。接着，要了三份火腿三明治，象一只越冬饿极了的狼，抓起一块，一口就咬去了一多半。他那没有一点多余的肉的腮帮子，顿时鼓了起来。脸上足有半寸多长的胡茬儿，随着咀嚼的节奏，快速

地上下移动着。

“好胃口！黄经理！”谁？从背后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肩头。莺声燕语，是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。个头不小，脸上抹着淡妆。二十五六岁模样。

“喔，开车跑了三百多公里。从早上到现在，这是第一顿饭。”黄志扬了扬手，对旋即过来的服务员小姐说，“麻烦，两杯咖啡奶，要快！”

“不。我要矿泉水！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，丁大记者，忘了，你是要减肥的。”黄志望着她丰腴的腰肢，淡然一笑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丁汀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的嘲弄，似乎是不经意地把粘在黄志衣袖上的不知什么残屑，用手拈了下来，“你兜售出去了么？”

“多谢你的关心！”黄志直盯着丁汀的眼睛问道，“你一直就等在这儿？”

“嗯哼！”丁汀丝毫也没有移开自己的目光。那目光是火辣辣的。她呷了一口矿泉水，“从黄昏到现在。不相信吗？”

“就为了问这一句话？”黄志从皮褛的口袋里掏出来一张揉得稀烂的报纸，“再发一份最后通牒？！”

这是一张《S特区报》。在一版的右下角，有一块用红笔划出的文章：“紧急呼吁：S特区车站堆积如山、臭气熏天！希望有关部门敦促市饲料联营公司迅速采取措施……”云云。署名是本报记者：丁汀。

“不！”丁汀不动声色地、轻轻地把报纸推在一旁，将另一份文件摊开在黄志的眼前，“是给你看一份真正的兴衰美顿书！”

倏地，黄志收起了带几分讥讽的笑脸。他拿起了文件。红头。是市府下发的正式文件。其实，就是对报纸上“紧急呼

吁”的一个响应。丁副市长，就是丁汀的父亲丁明光。今天中午冒着风雨，在车站货栈召开了现场会。明令市饲料联营公司将积压在车站的三百五十吨进口鸡饲料，立即提出运走。否则，三十六小时后，由市府组织人、车，将这一批已经开始发热变质的鸡饲料作为垃圾处理。一切劳务开销，由饲料公司负责。并要追究其延占车站货仓，破坏公共卫生的经济和法律的责任。

“好嘛，来真格的了！”黄志嘟噜了一声。自知无济于事。他收紧了两腮，用上牙咬着下唇。一双大手，把那红头文件，差点没攥成一个纸团。

“今天，又白跑了么？”丁汀柔声地问道。她知道黄志是不会轻易咬下嘴唇的。此刻，他是多么需要体贴和支持啊！

“不。运走了五吨。”

“可车站整整有三百五十吨呀！”

“你没有说对，还远远不止这么个数目。”黄志似乎苦笑了一下，“我订货的总额是一千吨。在这两天里，还有六百多吨鸡饲料要陆续到站……”

“天哪！”丁汀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，“你疯啦！”

“哼，如果疯了就好了！我也就用不着为公司破产所带来的这一切后果负责了。”黄志的语调很快恢复了正常，他直起腰来，用小勺搅了搅杯底的咖啡奶，一口饮尽，“不，我宁可要一支五四式手枪，对准太阳穴……”

“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！”在丁汀眼里，黄志永远是一个充满男性魅力的谜！

黄志没到S特区以前，是广东省对外经委的一个办事员。再以前，在粤东部队后勤部的一个汽车团当司机，抓了五年方向盘。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方一个大学，读了三年书。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。回到部队，被提升为排长、副连长，仍然

在汽车连。以后，和顶头上司后勤部向部长的女儿相爱。他们俩是同期毕业的同学。结婚不久，由于一个意外的事件，他的妻子向晖受了伤。接着黄志也转业离开了部队。两年前的春节，向晖的中学的一个同学，叫周梅梅的，来家里拜年，动员黄志举家迁往S特区。她在那里一个建筑工地开“阿尔法”大吊车。她引用了一句很有名的说法：“在S特区，只要会弯腰的人，就能捡得到钱。”意思是说，很容易赚钱。似乎办成一个企业发财，就象在街头买一个巧克力蛋筒雪糕那么简便。

在向晖的极力怂恿下，黄志离开了广州，到S特区开发总公司报到。他毛遂自荐，雄心勃勃地被派往与外商谈判，组建了一家鸡饲料的联营公司。是时，S特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养鸡业方兴未艾，以供给港、澳地区的食用鸡。其需要量大。转销进口的高级合成饲料，独家经营，无疑是一宗盈利颇丰的生意。第一个回合，黄志投石问路，小试一下，即赚了万余。第二个合同，一拍板就签了一千吨。没想到，平地起烽烟。目前一家英文报纸在香港披露，市面销售的一种大种洋白鸡，注射有生长激素，食用后会产生致癌物质。于是，谣言蜂起，谈“鸡”色变。顷刻间，鸡市跌落。由内地运去的土鸡，尚有七八成销路，洋白鸡则严重滞销。许多承包商人叹蚀本，养鸡场面临倒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鸡饲料也就无人问津了。已经订货的客户，纷纷退货、毁约。车站上，到货积压、滞运。此时，还陆续不断有新货进栈。露天堆放，成小山状。加上连日阴雨，散包的、漏缝的饲料，泡在水里，狼藉遍地……为了找到买主，黄志开车出去游说、兜售，这是第三天了。

“你们父、女两人，可真够意思！”他摸了摸脸上的胡茬儿，不无凄然一笑，“非把人逼到绝路上不可！”

“不，没这个意思……”丁汀还想申辩点什么。她的父亲丁

明光与向晖的父亲向群立，是老战友，曾在一个团里共过事。黄志的工作安排，就是通过丁明光办的。

“算了！老天爷有眼，不会饿死没眼的家雀。”黄志眼睛一亮，却转了话题，“他们都来了么？”

“你说的谁们？”丁汀不情愿就这么不得要领地中断谈话。但又知道黄志的脾气，在事情没办成之前，他是绝不会泄露半点口风的。她明知黄志问的是什么人，却故意反问了一句。

“陶二章他们呀！”黄志转过身来，用手指了指后楼的方向。那里是酒楼的“迪斯科”舞厅之所在。

“他们那几个军商、港客、暴发户？”丁汀带有几分明显的嘲弄说。

“是啊！还有监外执行的经济罪犯……”黄志不以为然地补了一句。

“哼！”

“怎么？不愿意同流合污！”

“笑话。”丁汀夸张地耸了耸鼻子，这是她对着镜子练出来的表示娇嗔的习惯动作，“走吧，咱们去！”

“才九点……”黄志看了看表，跟了上去，“这么早，就开始了么？”

“不在迪斯科舞厅。”丁汀径自前行，没有停步，“在‘橄榄花’。”

“西餐厅。”黄志高兴地，“李一尚！他来啦？”

“嗯哼，正在大宴群雄哩！”

“好嘛！”

“瞧你那高兴劲儿，正好应了我父亲说过的一句话……”

“副市长大人？”

“兼市经委主任。”丁汀没好气地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物以类聚……”

“人以群分。”黄志把话接了过去，“哼！”

“如何？”

“屁话！”

“你……”丁汀倏地停下步来，欲言又止，只是更为夸张地耸了耸鼻子。

2

当丁汀和黄志一前一后，来到香江酒楼里的“橄榄花”西餐厅时，燕山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李一尚正在挨个往杯子里斟第七杯酒。一尊白瓷红牌的正宗、原装贵州“茅台”酒，正攥在他的大手里。

他永远是个打扮、那个模样。矮胖矮胖的身胚上，套一身没有领章标志的军装。一张还算端正的脸上，挂着一副几乎不变的笑模样。顺心的时候，看去象是对你亲热；烦恼的时候，看去象是对你嘲弄；又有时象是嬉笑，又有时象是冷笑……总之，叫人捉摸不到他的真实感情。他的老家在东北佳木斯，三十五岁寅年出生。熟悉的港商深知他的精明、厉害，有叫他“东北虎”的，也有叫他“笑面虎”的。

其实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部队职工。担任过团后勤处的油料管理员，以后复员留在仓库当工人。大前年，被派到广州出差，结识了一群部队干部子弟。不知找到了什么关系，打通了什么门路，回到北京成立了一个燕山贸易公司。难得他那个油料仓库的主任，营职，官不大，见识却不短。自兼公司的董事长。部队驻在燕山深处。交通不算方便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有一些存款。由他搜罗了一下，凑了八千多块钱，交给李一尚到南方经商。一年下来，竟盈利七十多万元。播名于整个师、整个军。军长看出李一尚是一个人才，将燕山贸易公司升格，由军后勤部来

经营管理，李一尚也受到团职待遇……于是，在 S 特区的商界从此多了他这一只“虎”！

第二年他由经销北方干果转为运输机械，获利更丰。纯收入达三百四十多万元。按照公司的规定，发给他百分之八的活动经费。李一尚从这二十七万多元里，只拿出了五百元交给他的老婆刘凤，说了一句：“这是一年的出差补助。拿着！别嫌少，慢慢地花！”

他有个怪癖，请客必在西餐厅。北京的“老莫”、“马克西姆”，广州的“中国大酒店”、“太平馆”，S 特区的“竹园”、“橄榄花”……都是他经常的去处。然而，却从不喝洋酒。无论是洋人饭前以开胃的各种款式的鸡尾酒、味美思、雪利酒、白兰地和威士忌等，还是餐后以助消化的各类红、白葡萄酒和乔利等，以及正餐时根据不同的菜肴而饮的不同的葡萄酒，乃至酒温不一的各种高贵的香槟、娇嫩的啤酒、强烈的巴德……他一概嗤之以鼻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是“国粹派”。只饮一种酒，那就是：茅台。在饭桌上，绝无“三个五”、“万宝路”、“健牌”、“希尔顿”、“良友”等英国的或美国的烟，一律国产的“中华”。他常说：

“喝酒、抽烟，花的都是冤枉钱。广东人说话：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！”

他到过新疆。在巩乃斯草原上，学会了哈萨克转圈喝酒的豪饮习俗。每宴，必“放翻”他几个不行。

此刻，酒席上杯盘狼藉，已近尾声。

坐在李一尚左侧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。穿的是“阿迪达”运动衫，蓝底、黑条，拉链口的大翻领。匀称、机警，酷肖一个网球明星。他叫郭国基，是新加坡籍华人，在 S 特区开了一个快餐设备公司。他不动声色，任凭李一尚斟酒：

“李经理，这么好的酒，何必浪费了呢？可惜！”

“好一个郭老板，你……”李一尚舌头已有些失灵了。

众人都笑了。都知道，这位郭国基先生是一个“千杯万盏也不醉”的角色。“能喝多少水，就能喝多少酒”他说。医生称之为“酒精免疫者”，天生的。

郭国基的邻座是一个红脸汉子。湖北人，嘶哑嗓子，精瘦，小个儿。西装革履，打一条桃红色的领带。他是鄂东一个农工商企业的经理。师范学院的毕业生，教中学政治课的。前年，弃教经商。人说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”。不信？眼下就是一个例证。他叫王东斌，三十二岁。有一位日本商人，和他谈判电脑生意。自以为得计，倾销一批早已换代的产品。王东斌不动声色，在合同上卖了一个破绽。正式交货时，据理力争。让日商一次就赔偿了两千多万日元。谁都知道，搞进口生意，最难对付的就是日本人。个个都号称是“电子脑瓜”。而王东斌居然有办法，“掏”了他们的口袋，实属难能。他一把抓住李一尚的手：

“别、别，你老兄，别斟了！”

“怎么？今几个装熊！”

“嗨，有所不知！”王东斌贴近李一尚的耳根，朝桌子另一侧努了努嘴，“晚上还要同刘老板谈生意！”

“犯傻！”李一尚甩脱了王东斌的手，一边往他的杯子里倒酒，一边说，“我们的规矩，晚上七点钟以后说的话都不算！”

“七点？”

“酒后狂言，谁信你的！”李一尚又转过半边身大声地说，“刘先生，喝了酒你还同王先生谈生意吗？哈哈……”

“不忙、不忙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！”刘老板稳稳地回答说。

他叫刘天成，港商。香港出生，六十年代初就读于加利福尼亚的大学，取得商业管理学硕士学位。以后在美国西部商界的一个公司当过副总裁。财运不佳，经营半年亏本，被董事会炒

了鱿鱼……又换了几个公司，起色都不大。进入四十岁，刘天成毅然回到了香港。用他的话来说，“今天的商业世界正在剧烈变动之中。负起公司主要责任的，是初升的太阳，而不是我等如日方中的中年人了。”更有甚者，他又说，“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，等于电影公司和电视台的女演员。女演员以二十岁到三十岁为黄金时期，一到三十岁，便秋扇见捐。女演员凭青春，而总经理们要凭精力。女演员的高峰时期，不能过三十岁，总经理们的黄金时期，亦不能过三十岁。”听似危言，仔细品之，精辟至极。

刘天成是第一批走过罗湖桥，到S特区投资的港商。所谓最早“吃螃蟹”、“吃西红柿”的人。他自认为，无论从精力、能力来说，大陆的一切，当应对裕如。在公开宣称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S特区，其“时间”、“效率”观念，比之香港，更不用比之美国，要淡薄得多、松弛得多。

尽管如此，他给人的印象仍然是“无处不在”、“无时不在”。他几乎涉足了S特区所有的有利可图的行当。他的“积利(美国)有限公司”经营范围极广，从干、鲜果到科学、教学仪器，从酒店业到采石机械设备，从合资兴办毛纺厂到西班牙式别墅区的承建……据说，他的投资总额达到每天要向银行支付数万美元利息的地步。广东有一句俗话，叫做“大鸡不食小米”。刘天成却不是这样。他既与国家各部委、各大企业公司谈生意，穿梭般地往来于广州、S特区与京、津、沪及兰州、沈阳、昆明之间，“飞”来“飞”去，又不放过各种类型、各种形式的中、小公司，譬如王东斌的县属公司，也是他的商业伙伴之一。有人说，没有见他睡过觉，或者说，不知道他是利用什么时间睡的觉。无论谈到多晚、玩到多晚，第二天早晨七点钟，他会准时地出现在他的写字楼，就象踩着秒针一样。他华发早卸。不多的一绺头发，抹得光光

的，贴在顶上，一丝儿也不散乱。衬衣领，什么时候都是光鲜、洁净的。中等个儿。白皙的长脸上，透着健康的红润。他却是烟、酒不忌的人，十分讲究吃喝。最为叫人惊叹的是，他的迪斯科舞跳得洒脱、自如，独具风情，在舞场常令举座称绝。

“刘先生，你再来一杯！”李一尚举起酒瓶喊道。

“哦，女士优先？还有陶先生他们二位，请！”刘天成向着王东斌及邻座的两男一女，说道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那女的率先站了起来，一只小手象拨浪鼓似的摇着，“就此一杯，再也不能斟了。”

“袁小姐海量，我们是见识过的！”刘天成微微一笑。

“我还要开摩托车回去哩！”她用手捂住杯口，推托道。

“怎么？”李一尚一顿，问了一句，“不跳舞了？”

“嗯？”这女的，叫袁小媛。二十多岁。在市里的乐团唱女中音。穿的是暗绿色的全毛裙服，新潮蝙蝠形的长袖。棕褐色的长筒皮靴，高跟的造型恰如立锥一般。她的父亲袁帅（这名儿起得多响亮、多气派！）是S特区发展公司的总经理，头面人物。袁小媛窈窕、端庄，一副甜甜的模样。她没有正面回答李一尚的问题，侧过脸去望了望自己右侧那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士。那男子飞快地眨巴了一下左眼。

“陶二章！”李一尚大喝了一声，“你小子别在那里装神弄鬼，有话，站起来对大伙儿讲！”

“哎、哎！”这个叫陶二章的中年男子，笑嘻嘻地站了起来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看得出来，他戴的眼镜绝非装饰性的平光或变色的镜片，至少也有三五百度的近视。都说，在这个人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矛盾的对立、统一。他称得上是一个谜一样的、奇妙的混合体！

从双亲来看，他是“阳春白雪”与“下里巴人”的混合体。父

亲是一个留学德国和苏联的职业军人，精德、日、俄、法、英五国文字，是一个颇有儒将风度的某大军区的参谋长；母亲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，裹一双“三寸金莲”，一口谁也听不懂的湘西土话。老两口却一直相亲、相爱、相敬如宾。离散多年后，在解放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候，于南下的行军路上生下了陶二章。“留学生加文盲，除以二，正好等于我现在的文化程度——初中。”陶二章说。

从经历来看，他是“幸福”与“苦难”的混合体。甜水里泡过，苦水里也熬过。小时候，坐着父亲的小汽车出入高级宾馆，骑在警卫员的脖子上打闹、戏耍，到北戴河避暑、到榆林港过冬……小天使一般地自由自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母亲被逼死，父亲被关押，他被扫地出门。下到湖南洞庭湖当“知青”。夏天晒脱几层皮，冬天冻得手脚开裂、生疮。偷野藕、摸菱角，勉强塞饱肚皮……“想来，地狱也不过如此吧！”既上过“天堂”、也下过“地狱”，从而造就了今天这般个性的陶二章！

从现状来看，他是“红”与“黑”的混合体。在这个酒席宴上，他是唯一的一个现役军人——在某军区的文工团当演员；却也是唯一的一个罪犯——两年前，因为倒卖水泥，收受“介绍费”三千元，被军事法院判处两年徒刑、缓期两年执行……他所在的文工团在前一段“一窝蜂”经商的热潮中，大胆地起用了他。拿出了三万元的集体资金，交给他去赚更多的钱。似乎一个人又不放心，另派了一个叫张希明的小提琴手与他一路同行、朝夕相处。喏，此刻就坐在他的旁边。还有一个半月，他的“缓刑期”才满。

从恋爱来看，他是“薄情”与“痴情”的混合体。他已经满了三十六岁。早已不是风度翩翩的少年了。开始是无心顾及，以后是有“罪”在身……个人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他并不漂